

重刊宋本周易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芻校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

嘉慶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成卷四百十六并附錄校勘記爲書萬一千八百一十葉距始事於二十年仲春歷時十有九月蓋官於斯土與生是邦者合其心力而爲之者也稷竊心慰焉曩歲癸酉稷承乏江寧鹽法道適浙閩制府桐城方公維甸予告在籍相與過從講求政事之餘究研經義時以各注疏本異同得失參差互見近日坊間重刻汲古閣毛氏本舛誤滋多計欲重刊之而稷調任江西厥議遂寢越明年甲戌官保阮公元來撫江右稷向讀其

所著十三經注疏按勘記心知其所藏宋本之善欲請
觀之而蒞政之初公事旁午踰歲初春始獲所願稷昔
欲重栞而志未逮者又怍然動矣武寧貢生盧宣旬

官保門下士於稷夙有文字契至是來謁屬董厥事以
宋本召工剞劂而一時賢士大夫樂與觀成者咸鼓舞
而贊襄之於官則有今江南蘓松督糧道前九江府知
府方體今江西督糧道前廣信府知府王賡言今南昌
府知府張敦仁暨南昌縣知縣陳煦新建縣知縣鄭祖
琛署鄱陽縣知縣候補知州周澍浮梁縣知縣劉丙廣
豐縣知縣阿應麟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二品

蔭生儀徵阮常生於紳則有給事中黃中傑御史盧浙
編修黃中模員外黃中栻檢討羅允叔貢生趙儀吉袁
泰開李楨或輸廉以助或分經以按續殘補闕證是存
疑而 宮保於退食餘閒詳加勘定且令庀其版於學
中俾四方讀者皆可就而印之誠西江之盛事而 宮
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 宮保既記其刻書始末於序
目之後稷亦喜夙願之既副爲記其重槧日月與按槧
諸名氏於全書之末云

江西鹽法道分巡瑞袁臨等處地方廬江胡稷謹記

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二十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正義七十卷漢毛公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五十卷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九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十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

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

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

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

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

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厯中用
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
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
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
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
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邢昺
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
按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
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按勘記而
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

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

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
臥者是不能潛心掣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
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
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
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
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
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

行之士知我

太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
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太子少保光祿大夫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謹記

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

宮保阮制軍前撫江右時出所藏宋十行本以嘉惠士林嘉慶丙子仲春開雕閱十有九月至丁丑仲秋板成爲卷四百一十有六爲葉一萬一千八百有奇董其事者武寧明經盧君來庵也嗣宮保陞任兩廣制軍來庵以創始者樂於觀成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軍以慰其遺澤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細校故書一出頗有淮風別雨之訛覽者憾之後來庵遊幕湘南以板移置府學明倫堂遠近購書者皆就印焉時余司其事披覽所及心知有舛悞處而自揣見聞寡陋藏書不富

未敢輕爲改易今夏

制軍自粵郵書以倪君模所校

本一冊寄示適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倪君
所校計共九十三條余君所校計共三十八條予因合
二君所校之本詳加勘對親爲檢查督工逐條更正是
書益增美備於此想見 宮保尊經教士之心歷十餘
年而不倦隔數千里而不忘而宇內好古之士旁搜博
採相與正訛糾繆豈非經學昌明之盛事哉倘四方君
子更有考訂所及補目前所未備者隨其所得郵寄省
垣俾得彙梓更正亦皆有補於後學云

道光丙戌歲仲冬月南昌府學教授盱江朱華臨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正義十卷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未派寢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志載晉揚州刺史顧夸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

案悅之即顧夸之字難

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山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顧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衆說皆廢故隋志易類稱鄭學寢

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志之時在正
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彖七日來復
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
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
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
云時舍注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
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
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
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
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注二

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
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注
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輔嗣注云帝
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
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注
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
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
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丘葉不歸根其墨守
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
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